
三宝太监西洋记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宝太监西洋记/(明)罗懋登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5

ISBN7-5080-0682-8

I. 三... II. 罗... III. 古典小说-长篇小说-章回小说-
中国-近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18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789 千字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0

ISBN7-5080-0682-8/I·433

定价 22.50 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孟兰盆佛爷揭谛 补陀山菩萨会神..... (1)
- 第 二 回 补陀山龙王献宝 涌金门古佛投胎..... (9)
- 第 三 回 现化金员外之家 投托古净慈之寺..... (20)
- 第 四 回 先削发欲除烦恼 后留须以表丈夫..... (28)
- 第 五 回 摩诃萨先自归宗 迦摩阿后来复命..... (36)
- 第 六 回 碧峰会众生证果 武夷山佛祖降魔..... (45)
- 第 七 回 九环锡杖施威能 四路妖精皆扫尽..... (53)
- 第 八 回 大明国太平天子 薄海外遐迩率宾..... (63)
- 第 九 回 张天师金阶面主 茅真君玉玺进朝..... (72)
- 第 十 回 张天师兴道灭僧 金碧峰南来救难..... (79)
- 第 十 一 回 白城隍执掌溧水 张天师怒发碧峰..... (87)
- 第 十 二 回 张天师单展家门 金碧峰两班赌胜..... (95)
- 第 十 三 回 张天师坛依金殿 金碧峰水淹天门..... (103)
- 第 十 四 回 张天师倒埋碧峰 金碧峰先朝万岁..... (112)
- 第 十 五 回 碧峰图西洋各国 朝廷选挂印将军..... (120)
- 第 十 六 回 兵部官选将练师 教场中招军买马..... (129)
- 第 十 七 回 宝船厂鲁班助力 铁锚厂真人施能..... (137)
- 第 十 八 回 金銮殿大宴百官 三叉河亲排銮驾..... (145)
- 第 十 九 回 白鳝精闹红江口 白龙精吵白龙江..... (156)
- 第 二 十 回 李海遭风遇猴精 三宝设坛祭海渎..... (163)
- 第 二 十 一 回 软水洋换将硬水 吸铁岭借下天兵..... (171)
- 第 二 十 二 回 天妃官夜助天灯 张西塘先排阵势..... (179)
- 第 二 十 三 回 小王良单战番将 姜老星九口飞刀..... (189)

第二十四回	唐状元射杀老星	姜金定围淹四将	(197)
第二十五回	张天师计擒金定	姜金定水围逃生	(205)
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请下仙师	羊角仙计安前部	(213)
第二十七回	二指挥双敌行者	张天师三战大仙	(222)
第二十八回	长老误中吸魂瓶	破瓶走透金长老	(230)
第二十九回	长老私行羊角洞	长老直上东天门	(237)
第三十回	羊角大仙归天曹	羊角大仙锦囊计	(245)
第三十一回	姜金定三施妙计	张天师净扫妖兵	(253)
第三十二回	金莲宝象国服降	宾童龙国王纳款	(261)
第三十三回	宝船经过罗斛国	宝船计破谢文彬	(270)
第三十四回	爪哇国负固不宾	咬海干恃强出阵	(279)
第三十五回	大将军连声三捷	咬海干连败而逃	(287)
第三十六回	咬海干邻国借兵	王神姑途中相遇	(293)
第三十七回	王神姑生擒护卫	张狼牙鬣斩神姑	(301)
第三十八回	张天师活捉神姑	王神姑七十二变	(308)
第三十九回	张天师连迷妖术	王神姑误挂数珠	(315)
第四十回	金碧峰轻怨神姑	王神姑求援火母	(323)
第四十一回	天师连阵胜火母	火母用计借火龙	(332)
第四十二回	金碧峰神运钵盂	金钵盂困住火母	(340)
第四十三回	火母求骊山老母	老母求太华陈抟	(347)
第四十四回	老母求国师讲和	元帅用奇计取胜	(355)
第四十五回	元帅重治爪哇国	元帅厚遇纛淋王	(362)
第四十六回	元帅亲进女儿国	南军误饮子母水	(371)
第四十七回	马太监征顶阳洞	唐状元配黄凤仙	(379)
第四十八回	天师擒住王莲英	女王差下长公主	(386)
第四十九回	天师大战女宫主	国师亲见观世音	(393)
第五十回	女儿国力尽投降	满刺伽诚心接待	(400)
第五十一回	张先锋计擒苏干	苏门答首服南兵	(409)
第五十二回	先锋出阵吊了魂	王明取得隐身草	(417)
第五十三回	王明计进番总府	王明计取番天书	(425)
第五十四回	王明欲番阵总兵	天师战金毛道长	(432)

目 录

第五十五回	金碧峰劝化道长	金碧峰遍查天宮	(440)
第五十六回	护法神女儿扬威	和合二仙童发圣	(447)
第五十七回	金碧峰转南京城	张三峰见万岁爷	(455)
第五十八回	国师收金毛道长	国师度碧水神鱼	(463)
第五十九回	国师收服撒发国	元帅兵执锡兰王	(471)
第六十回	兵过溜山大葛兰	兵过柯枝小葛兰	(479)
第六十一回	王明致书古俚王	古俚王宾服元帅	(487)
第六十二回	大明兵进金眼国	陈堂三战西海蛟	(495)
第六十三回	金天雷杀西海蛟	三太子烧大明船	(503)
第六十四回	王良鞭打三太子	水寨生擒哈秘赤	(510)
第六十五回	三太子带箭回营	唐状元单枪出阵	(518)
第六十六回	三太子举刀自刎	哈里虎溺水身亡	(525)
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请三仙	三大仙各显仙术	(533)
第六十八回	元帅收服金眼国	元帅兵阻红罗山	(540)
第六十九回	黄凤仙扮观世音	黄凤仙战三大仙	(547)
第七十回	凤仙斩金角大仙	国师点大仙本相	(555)
第七十一回	国师收银角大仙	天师擒鹿皮大仙	(562)
第七十二回	吸葛刺富而有礼	木骨都险而难服	(570)
第七十三回	佗罗尊者先试法	碧峰长老慢逞能	(578)
第七十四回	佗罗尊者求师父	饶铍长老下云山	(586)
第七十五回	番禅师飞钹取头	唐状元中箭取和	(593)
第七十六回	关元帅禅师叙旧	金碧峰禅师斗变	(601)
第七十七回	王尚书计收禅师	木骨国拜进降表	(609)
第七十八回	宝船经过刺撒国	宝船经过祖法国	(616)
第七十九回	宝船经过忽鲁谟	宝船兵阻银眼国	(625)
第八十回	番王宠任百里雁	王爷计擒百里雁	(633)
第八十一回	百夫人为夫报仇	王克新计取铃索	(640)
第八十二回	百夫人堕地身死	引仙师念旧来援	(648)
第八十三回	王克新两番铁笛	地里鬼八拜王明	(656)
第八十四回	引螾仙师露本相	阿丹小国抗天兵	(664)
第八十五回	黄凤仙卖弄仙术	阿丹国贡献方物	(672)

第八十六回	天方国极乐天堂	礼拜寺偏多古迹	(679)
第八十七回	宝船撞进酆都国	王明遇着前生妻	(688)
第八十八回	崔判官引导王明	王克新遍游地府	(696)
第八十九回	一班鬼诉冤取命	崔判官秉笔无私	(704)
第九十回	灵曜府五鬼闹判	灵曜府五官闹判	(712)
第九十一回	阎罗王寄书国师	阎罗王相赠五将	(719)
第九十二回	国师勘透阎罗书	国师超度魑魅鬼	(727)
第九十三回	宝■ 船离酆都国	太白星进夜明珠	(734)
第九十四回	碧水鱼救刘谷贤	凤凰蛋放撒发国	(742)
第九十五回	五鼠精光前迎接	五个字度化五精	(750)
第九十六回	摩伽鱼王大张口	天师飞剑斩摩伽	(758)
第九十七回	李海诉说夜明珠	白鳍王要求祭祀	(765)
第九十八回	水族各神圣来参	宗家三兄弟发圣	(772)
第九十九回	元帅鞠躬复朝命	元帅献上各宝贝	(780)
第一百回	奉圣旨颁赏各官	奉圣旨建立祠庙	(788)

第五十七回 碧峰转南京城 张三峰见万岁爷

诗曰：

以汝真高士 相从意气温。规中调气化 动处见天根。宇宙为传舍 乾坤是易门。丹砂授祖■ 同上谒轩辕。

张守成道：“我仙家有五等。那五等？原来是天、地、人、神、鬼。惟有天仙最难，彼此道高行全，得了正果，上方注了仙籍，却又要下方人王帝主，金书玉篆敕封过，他方才成得天仙，方才赴得蟠桃大宴。若总然得道，没有人王敕封，终久上不得天，只是个地仙而已。”佛爷心里想说：“此人只说天仙、地仙，不说人仙、神仙、鬼仙，可见他只是个地仙。却待我来度他一度。”说道：“张大仙，我如今要邀你同往北京，参见万岁爷人王帝主，讨过金书玉篆的敕封来，送你到天仙会上去，你意下何如？”张守成道：“若得佛爷爷慈悲方便，真乃千载奇逢，万年胜遇。”连忙的拜了四拜，权谢佛爷爷。佛爷爷道：“我和你起身罢。”道犹未了，一道金光，一个佛爷，一个大仙，径到北京城黄金台旧基上。有一篇《金台赋》为证。赋曰：

春秋之世 战国之燕 爰自召公 启土于前 传世至今 已多历年。慕唐虞之高风 思揖让于政权 援子之以倒持 流齐宣之三涎。昭王嗣世 发愤求贤 筑崇台于此地 致千金于其巅。以招夫卓萃①奇特之士 与之共国而雪冤。于是始至郭隗 终延邹剧 或盈粮景从于青齐之隙 或闻命星驰于赵魏之邑 智者献其谋 勇者效其力 储积殷富 士卒乐悻 结援四国 报仇强敌 谈笑取胜 长驱逐北。宝器转于临淄 遗种还于莒墨 汶涅②植于蓟丘 故鼎返于历郢③。内以摅④先世之宿愤 外以褫⑤强齐之战魄。使堂堂大燕之势 重九鼎而安磐

卓萃(①luò, 音洛)——卓越。

汶涅②——蒙尘。

历郢③(zhì, 音致)。

摅(shū, 音抒)——表示、发表。

褫(chī, 音耻)——剥夺。

石。乃知土为国之金宝，金乃世之常物；将土重于圭璋^①，视金轻于沙砾。惟昭王之贤称重，千载犹一日。是宜当时见之而歆羨，后世闻之而叹息。居者被其耿光，过者想其遗迹。

因酌古而寓情，惜台平而事熄。

此时已自有了二更天气。佛爷道：“张大仙，你这北京城里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大小衙门，你可认得那一位么？”张守成道：“相识满天下，知以为能几人！”佛爷道：“张大仙，你还是有相识的？你还是有知心的？”张守成道：“相识的不消讲他，只说知心的倒有一位。”佛爷道：“是那一位？”张守成道：“是礼部的胡尚书老爷。”佛爷道：“你怎么与他知心？”张守成道：“是他少年时节，弟子曾将金丹一粒度化他来。”佛爷道：“既是这等，正用着他。”张守成道：“佛爷有何事用他？何不见教？”佛爷道：“是贫僧领了万岁爷钦旨，征取西洋，兵至撒发国，遇着一个金毛道长，神通广大，变化无穷。手里拿着一杆旗，只要磨动起来变换世界。”张守成道：“岂不是七星旗么？”佛爷道：“张大仙，你也晓得这个旗的利害？”张守成道：“弟子曾闻师父们说道：玄帝爷有一杆七星旗，磨一磨，任你甚么天将，都要落马，磨两磨，饶你是佛爷爷，也要坠云，磨三磨，连天地、日月、山川、社稷，都要变成黄水，改换世界。”故此弟子知道他的利害。”佛爷道：“正是这个冤家。”

张守成道：“金毛道长是个甚么人？敢弄动玄天上帝的旗么？”佛爷道：“因是玄天上帝临凡，故此水火四将弄出这个喧来。”张守成道：“当今万岁爷，按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仁威上帝，何不到这里寻个赢手？”佛爷看见张守成说的话，正合他的意思，满心欢喜，说道：“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弹。我正是为着这些，才相烦大仙到此。”张守成道：“但凭佛爷吩咐，弟子无不奉行。”佛爷道：“也没别的缘故，只要你去见了万岁爷，取他的真性，前去收服四将。”张守成道：“弟子自去见万岁爷就是。佛爷怎么又说道用着礼部尚书老爷？”佛爷道：“张大仙差矣！你岂不闻古人说得好：‘不因渔父引，怎得见波涛’？”张守成心上明白了，把个头连点几点，说道：“晓得了，晓得了！”

好个张躑躅，驾云而起，竟落到礼部门前来。此时正是二更将尽，三鼓初传。张守成睁开了两只眼瞧一瞧儿，只见礼部大门里共有二十四名巡更的更

圭(guī, 音规)璋——玉器。

夫睡的睡,坐的坐,吆喝的吆喝,走的走。张守成穿的是一领蓑衣^①,背的是一个斗篷,走到大门外,铺着蓑衣,枕着斗篷,鼾鼾的就是一觉。那鼾又不是小可的,其响如雷。自古道:“卧榻边岂容鼾睡。”一个礼部衙门前岂当耍子?打更的都说道:“是那个这等鼾响?却不怕惊动了里面爷爷。”你说道:“是我。”我说道:“是你。”你说道:“不是你。”我说道:“不是我。”大家胡厮赖一场。内中有个知事的说道:“都不要吵,我们逐名的查点一过,就晓得是个甚么人。”一查一点,全全的二十四名,那里有个打鼾的!仔细听一听,原来是大门外一个人打鼾。

连忙的开了大门,只见是个道士,一包臭烧酒吐得满身。身上又都是些烂疮烂疥,那股恶气越发挡不得鼻头。众人都说道:“这等一个道士,吃了这等一包酒,睡到这等一个衙门前来。你也不想,礼部祠祭司,连天下的僧道都管得着哩!”内中有个说道:“明日禀了爷,发到城上,教他吃顿苦楚,问他一个罪名,递解他还乡。”内中又有个说道:“哥,公门渡口好修行。况且自古道:‘天子门下避醉人。’这个道士也不知他是那个府州县道,抛父弃母,背井离乡,抢到这里。若是拿到他到官,问罪递解,岂不伤了我们的天理。不如饶他罢休!”内中又有个说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咱们愚见,不如舍手抬起他来,抬到御道上,等他酒醒之时,自家去了罢。若只睡在这里,到底明日不当稳便。”众人都说道:“说得有理。”内中就走出一个人去,架起他来。一个架不起,添了两个,两个也架不起,添了三个;三个也架不起,三个添到九个,九个也架不起,九个添到十二个,十二个也架不起,十二个添到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都架不起,众人一齐的恼起来,都说道:“好意抬举他,他越发撒起哪儿来。”内中一个说道:“抽过门拴来,着实的溜他两下,看他撒哪儿。”内中就有一个果真的抽出门拴来,照头就打。张躡踢心里倒好笑,想说:“是这等一门拴,倒不断送了我这个臭皮袋子。”轻轻的把个指头儿指着门拴弹一弹。这一弹不至紧,一门拴就打着那个抽门拴的仇人身上。那个有仇的人眼也是见不得,怎么禁得溜他一门拴?他却不懂得是张大仙的妙用,只说是那个人故意的溜他,公报私仇。复手把个门拴一掣,就掣将过来,扑冬的丢到二十五里远去了。这个抽门拴的原出于无意,不曾提防,可的吃他一掌,就打出

^① 蓑(suō,音梭)衣——用草或棕制成的、披在身上的雨具。

一个泰山压顶来。这个手里也晓得几下，就还一个神仙躲影，溜过他的这个，说道：“你怎么打起我来？”那个说道：“我打你？你到擎头子溜我一门拴。”一则是两个人有些宿气，二则是黑地里分不得甚么高低，那个一拳，打个喜雀争巢，这个一拳，打个乌鸦扑食。那个一拳，打个满面花，这个一拳，打个萃地锦。那个一拳，打个金鸡独立，这个一拳，打个伏虎侧身。那个一拳，打个高四平；这个一拳，打个中四平。那个一拳，打个井栏四平，这个一拳，打个碓臼四平。那个一拳，打个虎抱头，这个一拳，打个龙献爪。那个一拳，打个顺鸾肘，这个一拳，打个拗鸾肘。那个一拳，打个当头抱，这个一拳，打个侧身挨。那个一拳，打个内弱生强，这个一拳，打得截长补短。那个一拳，个侧身挨。那个一拳，打个闪弱生强，这个一拳，打得截长补短。那个一拳，打个一条鞭，这个一拳，打个七星剑。那个一拳，打个鬼蹴脚，这个一拳，打个炮连珠。那个一拳，打个下插上，这个一拳，打个上惊下。那个一拳，打个探脚虚，这个一拳，打个探马快。那个一拳，打个满天星，这个一拳，打个抓地虎。那个一拳，打个火焰攒心，这个一拳，打个撒花盖顶。到其后，你闪我一个空，我闪你一个空，你揪我一揪，我蹴你一蹴。揪做一堆，蹴在一处。众人只说是打道士，都说道：“不当人子。”那晓得道士鼾鼾安稳睡，自家打自家。

吵了一夜，吵到五更三点，宅子里三声梆响，开了中门。尚书胡爷出到堂上，正要云“侵晓入金门，侍宴龙楼下”，只听见人声嘈杂，喧嚷一天。尚书老爷吩咐拿过那些喧嚷的来。拿将过来，原来是二十四名巡夜的更夫。老爷道：“你们巡夜的更夫，怎敢在我这门前喧嚷？”众更夫却把个道士的事，细诉了一遍。老爷道：“既是个酗酒无徒的，采他过去就是。”众人道：“因是支架他不起，故此小的们才喧嚷，冒犯了老爷。”胡爷道：“再着几个人架起他去。”又添了七八个跟轿的，又架不起去。老爷道：“既是架他不起去，着更夫看着他。待我早朝回来，审问他一个来历。”自古道：“大臣不管帘下事，丙吉不问杀人人。”一竟就出门来要去。

张三峰心里想道：“放过了这位老爷，怎么能勾见得万岁。”你看他一靛碌爬将起来，把个脸皮儿抹一抹，把个身子儿抖两抖。众更夫都说道：“原来一个标致致致、香喷喷的道士。好奇怪也！”那张三峰才拿出个仙家的体格来。甚么体格？大凡做仙家的，睡如弓，立如松，行如风，声如钟。他就三步两步，走到尚书老爷面前，高叫道：“胡老爷，小道张守成在这里叩首哩！”老爷一时还想起，他又叫道：“小道是张三峰，混名张蹯躅，曾经奉上一粒丸药，孝

顺老爷来。”这道士把一席的话，撮拢来做一句说了，胡爷就兜的上心来，说道：“原来是张三峰高士。”为甚么这老爷认得他，就叫他一声高士？当原日老爷未进冀门之先，得了一个半身不遂，百药无功，吃了老大的惊吓。后来之时，遇着这个张三峰。张三峰认得老爷是个天上星宿，不敢差池，奉上一粒金丹，一服而愈。老爷道：“多亏你妙剂，无物可酬。”张三峰说道：“目今不用酬谢。直到相公明日做了当朝宰辅，紫阁名公，那时节叫一声我张三峰，我贫道就荣于华袞。”老爷彼时节就说道：“贫贱之交不可忘，怎么说个只叫你一声？”老爷是个盛德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故此说出个张三峰来，他就肯认他，就叫他声高士。张三峰说道：“自从老爷荣任以来，已经三二十载，贫道不曾敢来混扰。今日特地来到京师，磕老爷一个头。”老爷道：“我如今要去早朝，高士，你且坐在厢房里面，待我回来请教。”张三峰道：“实不相瞒老爷说，贫道正要去见万岁爷。老爷肯替贫道先奏一声么？”老爷道：“我就去奏！”老爷一边行着，一边吩咐看马来，张三峰骑着，老爷走进朝去。只见：

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岂如今睿哲^①，迈古独光前。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锵洋鸣玉佩，灼烁耀金蝉。淑景辉雕辇，高旌揭翠烟。庭实起王会，广乐盛钧天^②。既欣东户日，复味《南风》篇。愿奉光华庆，从兹万亿年！

老爷进了朝，百官表奏已毕。老爷独自奏道：“臣启万岁，朝门外有一位大罗天仙，口称愿见圣驾。小臣未敢擅便，特请圣旨定夺施行。”万岁爷一则重胡爷平素为人，言不妄发；二则说是大罗天仙，也是难见的。龙颜大悦，即时传出一道旨意，宣他进朝。

张三峰听见宣他进朝，整顿衣衫，来见万岁。万岁爷看见他鹤发童颜，自有一种仙风道骨，飘飘然有超世之表，昂昂然有出尘之姿。圣心欢喜。张三峰照依五拜三叩头，连称三声万岁。万岁爷金口玉言，叫上一声道：“大罗天仙。”张三峰在下面连忙的叩头谢恩。为甚的就叩头谢恩？书上说得好：“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万岁爷金口玉言，叫了他一声大罗天仙，就是敕封了他做大罗天仙，张三峰就实受了大罗天仙之职，故此叩头谢

睿(rui, 音瑞)哲——聪明，有智慧，有远见。

钧天^②——天上的音乐。

恩。——这都是佛爷爷的妙用。张三峰无任之喜！

万岁爷道：“仙家何不深藏名刹，炼性修真？今日来到金銮，有何仙旨？”张三峰道：“贫道得闻万岁爷‘视刀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故此特来恭叩天庭。”万岁爷听见他说出这两句书来，心里想道：“这道士原来是个三教弟子。”心上愈加欢喜，说道：“朕深居九重，民隐未悉，不知闾阎之下，有多少啼饥号寒的，焉得不‘视之如伤’。”张三峰道：“尧仁如天，舜德好生，万世之下，谁不钦诵！今日万岁言念及此，社稷苍生之福。即尧舜再生，不过如此。”万岁爷道：“人生在天地之间，怎么能勾脱离得这些苦难，就是好的。”张三峰道：“乐因乐果，苦因苦果。这些人都是些苦因苦果。”万岁爷道：“假如你出家人何如？”张三峰道：“贫道这些出家人，都是些乐因乐果。”万岁爷道：“你说你们出家人的乐来，与朕听着。”张三峰道：“贫道出家人，心不溷浊①，迹不彰显。朝暮间，黄梁一盂，苜蓿一盘，既适且安。有时而披鹤氅衣，诵《黄庭经》。蜗篆②鸟迹，心旷神怡。有时而疑坐，存心太和，出入杳冥。有时而为九衢十二陌之游，水边林下，逍遥徜徉。或触景，或目况，或写怀，或偶成。出其真素，以摅幽怀。与风月为侣，不亦乐乎！”

万岁爷道：“你说他们众人苦的与朕听着。”张三峰道：“农蚕的，二月卖新丝，五月采新谷，这不是苦？读书的，三更灯火五更鸡，铁砚磨穿没了期，这不是苦？百工的，费尽工夫作淫巧，算来全不济饥寒，这不是苦？商旅的，戴月披星，涉水登山，这不是苦？为官的，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这不是苦？就是万岁爷，为国而晚眠，念民而早起，岂不是苦？”万岁爷道：“这些话也都说得是。却怎么就能勾免得这苦？”张三峰道：“为人要知止知足。有一曲《满江红》的词儿说得好：

胶扰③劳生，待足后，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
得决浓时休进步，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

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羨千锺粟？奈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费心
神空计转，儿孙自有儿孙福。不须采药访蓬莱，但寡欲。

① 溷(hùn,音混)浊——同混浊。

② 蜗篆——蜗牛行过处所留痕迹，有如篆书。

③ 胶扰——动乱不安。

又有一曲《水调歌头》说得好，说道：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那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①，更听华亭清唳②，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③，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致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明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似此知止的便不耻，似此知足的便不辱。”万岁爷道：“这个知足的事，也是难的。”张三峰道：“若不知足，就是万岁爷，也难免着一旦无常。”万岁爷道：“也难道就一旦无常？”张三峰道：“万岁爷今日转进宫中之时，有膳进不得，有袞龙穿不得，也就是一个小无常。”万岁爷听见他说出这两句话来，龙颜大怒，着锦衣卫校尉把这个道士打将出去。龙袍一展，圣驾转宫。此时张三峰已是得了万岁的真性，掣身回来，取出一个小小的药葫芦儿，付与佛爷爷。佛爷爷得了，不胜之喜，一道金光，竟到西洋撒发国宝船之上。

却说宝船上看见国师老爷封了门，入了定，这些内相都心上有些疑惑，都说道：“这国师敌不过道士，没有面目见人，故此封了门，包羞忍耻去了。”有个说道：“虽则是包羞忍耻，却不饿坏了人么？”又有个说道：“女人家禁得三日饿，男子汉禁得一七饿，那里就会饿坏了他？”内中只有马公公又快，气又歹，就认是真说道：“国师若有些甚么不测，我和你转南朝的事就都假了。不如趁着这个时候，请出他来，做个长处还好。”侯公公道：“既是如此，我和你抢门而进，有何不可？”这正叫做内官性儿一窝蜂，一声抢门，果真的蜂涌而去，把个佛堂上的封条先揭了，又把个禅堂上的封条后揭了。四个公公刚跨得一

东门黄犬——秦丞相李斯为赵高所害，临刑谓其中子说：

“吾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后用以指作官遭祸悔迟。

华亭清唳——汉陆机为卢志谗，被诛，临刑歌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昔日，机与其弟常游于华亭墅中。

邱夷子——春秋越人范蠡，辅越灭吴后，辞官归隐，经商致富。

只脚进去,只见里面站着四个七长八大的汉子,都是一样的三个头,都一样的六只臂,都一样的青脸獠牙,朱砂头发,都一样的口似血盆,牙似削拐,齐声喝道:“是甚么人敢进这里来?”这一喝不至紧,把四个公公一个一筋斗,跌翻在禅常里面,三魂渺渺归阴府,七魄茫茫赴九泉!

亏了非幻禅师看见四个公公跌翻在地上,连忙的走近前来,飞上一道还魂录,送上一口受生丹,却才醒了一个又一个,醒了一个又一个,都说道:“怎么就错走了路头,走到阴司鬼国里面来了?那神头鬼脸的好怕人也!”非幻禅师说道:“列位公公为何到此?”马公公却把个猜疑的事,细说了一遍。禅师道:“列位差矣!俺师父自从见了万岁爷之后,显了多少神通。俺师父自从宝船离京之后,经了多少凶险。饶他就是王神姑七十二变,也脱不得俺师父的手。莫说只是这等一个道士,岂可不奈他何!就封上门含羞忍耻去了?”众公公道:“是我们一时之错。”非幻道:“你们请出去罢。”众公公离了禅堂,走到佛堂门外。马公公说道:“禅师老爷,你千万指引咱们一条阳路,咱们还要到阳间过得几年哩!切不可指我到阴路上行,就坏了你出家人的阴鹭^①。”非幻说道:“阿弥陀佛!人不欺心终得命,不消半晌便还魂。列位公公,只管放心前去。”

道犹未了,只见迎面一个人喝声道:“咄!”这一声喝不至紧,就把四个公公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云中,只说又是那个三头六臂,青脸獠牙的鬼打将来。看了一会,原来是征西右营大都督金天雷。四个公公认真了,却才放下心来。马公公道:“金将军,你来此何干?”金天雷说道:“奉元帅军令,特来问候国师。”马公公道:“怎么今日就来问候国师?”金天雷说道:“国师封门,今朝已经七日,圆满了。”马公公道:“咱们只在禅堂里面跌得一跌,就是七日哩。”金天雷道:“老公公,你岂不闻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事乎?”马公公道:“咱们才在禅堂里面出来,并不曾看见个国师的模样。”非幻辩道:“你们说是不曾看见家师,这如今啵也啵念经的是那个?”金天雷是个莽撞将军,一径跑到禅堂里面,只见逼真的是个国师老爷坐在那里念经。

金天雷看见国师老爷的金面,又不敢进去,又不好回来,只得双膝跪下,禀道:“未将金天雷奉元帅钧令,特来问候国师老爷。”国师道:“连日军务何如?”金天雷道:“连日金毛道长百般讨战,元帅专候国师,未敢擅便。”国师道:“金

① 阴鹭(zhì,音质)——阴德。

将军,你去拜上元帅,作速点齐五十名钩索手,今日要立马成功。”金天雷道:“既承国师老爷吩咐,莫说只是五十名,就是五百名,五千名,五万名,都是有。”国师道:“也不须许多。你先回去,贫僧即时就来。”金天雷回话,恰好的金毛道长又来讨战。国师旋一旋圆帽,抖一抖染衣,摇摇摆摆走出阵去。那金毛道长一见了国师,就高叫道:“好僧家,你还不退兵?你还不知道我的利害么?”国师道:“阿弥陀佛!说个甚么利害不利害,各人收拾些罢。”金毛道长大怒,说道:“你又把个大言牌来捱我么?我也不和你闲讲,只是磨旗。”道犹未了,一手拿起个旗来就磨。

毕竟不知这个旗磨得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国师收金毛道长 国师度碧水神鱼

诗曰:

千叶莲台上,昼门为掩关。偶同静者来,正值高云闲。寂尔方丈内,莹然虚白间。千灯智慧心,片玉清羸颜。黛色落深井,涛声寒阴山。金毛称道长,立地绝人寰。

却说金毛道长一手拿过旗来,说声“磨”,起手就磨。佛爷爷更不多话,轻轻的捧出个紫金药葫芦来,旋开了顶盖,一道金光,直射北天门上。金毛道长才在动手,猛听得半天之上一个人叫道:“那个敢擅自磨旗哩?”金毛道长起头一看,你说是那个?原来是个披发仗龙泉,扫荡人间妖孽,化身坐金阙,护持天下生灵“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仁威上帝。这正叫做国有王,家有主。金毛道长见了真武爷,再敢胡乱?只得据了旗,飞身而起。金光射处,早已现出一个黑脸兜须大元帅来,一会儿又现出一个丹陵胜火大元帅来,一会儿又现出一个皎陵圣水大元帅来。真武爷道:“你们四将怎敢擅离天门,下方作乱?”四将道:“小将们有罪,总乞仁慈!”真武爷喝了一声,即时化出四朵白云,一个神将站在一朵白云之上。真武爷念动真言,宣动密咒,只见那四朵白云,就变成了四座冰山,把四位神圣收拾得连声叫苦。

真武爷说道:“你有甚么本领?假充甚么护国军师,假称甚么金毛道长!你们众人怎么又敢助他为虐?怎么又敢欺侮佛爷?”叫声:“阴山鬼判在那里?”阴山鬼判答应一声:“有!”真武爷道:“我这水火四圣,不遵玉皇爷爷圣意,擅离天门,下方作乱。你与我把他都打到阴山之地,教他永世不得翻身。”阴山鬼判举起手来就行不善。

佛爷爷早知其事,一道金光,径到北天门上,见了真武爷,说道:“看贫僧

薄面，饶了这四位大圣罢。”真武爷道：“这厮都不守我令旨，擅离天门，擅自扰乱下方世界，情理难容！”佛爷道：“差了。是贫僧相请你来，你若贬他到阴山之地，却不坏了我佛门中德行。”真武爷听知道坏了佛门中德行，即时依允。四座冰山，仍旧是四朵白云，四朵白云，仍旧是水火四圣。怎么真武爷听知坏了佛门中德行，即时依允？原来真武爷由玄门中出身，归佛门中正果，你不看他道号南无无量寿佛，因归佛门，故此怕坏了佛门中德行，即时依允。水火四圣磕头在拜，各归方位。

佛爷爷又拿起个紫金葫芦来，收了真武爷的真性，一道金光，又转到南瞻部洲北京城上。张守成看见佛爷来，不敢怠慢，绕佛三匝，礼佛八拜。佛爷道：“万岁爷龙体如何？”张守成道：“自从真性转北天门，龙体渐觉违和。”佛爷道：“你快捧这个紫金葫芦儿去。”

张守成双手捧着，戴着斗篷，披着蓑衣，径落到长安街上，摇摇摆摆，风又不象风，醉又不象醉。早有一个番儿手说道：“这戴斗篷的道士，却不是那个张蹦蹦么？”这一声张蹦蹦不至紧，就哄动了九门民快，五城兵番，漫街塞巷的人，都拥住了个张蹦蹦。一拥拥到演象所，张蹦蹦说道：“你们都拥着我做甚么？”众人齐声道：“你还敢说道做甚么？你是个钦依犯人。礼部大堂老爷出得有榜文在外面，拿住你的官给赏银百两。”张蹦蹦道：“怎么我是个钦依犯人？我有何罪，出下榜文拿我？”众人道：“自从你这个蹦蹦道士，惊动了当今万岁爷，万岁爷龙颜不展，减膳撤乐，连累礼部尚书老爷，费尽了多少心机，耽尽了多少惊恐，正没处拿你。你还敢在这里大摇大摆，开大口，说大话，欺负人不晓得你么？”张蹦蹦道：“你们不消■咤，只拿我去见礼部老爷就是。”众人拥他到礼部堂上。礼部堂上带他到朝门外，听候旨意发落。朝里传出一道旨意来，着道士锦衣卫监候。张蹦蹦说道：“不消监候，只消贫道看了万岁爷的龙脉，即时病愈，万寿无疆。”

传奏官传进宫闱里面，却又有一道旨意，着满朝文武百官，谁肯保举张道士看脉？又是礼部尚书老爷出班保奏。保奏既毕，尚书老爷说道：“龙脉还是怎么样看？”张蹦蹦道：“贫道是个方外人，万岁爷是个当今帝主，谁敢把个手去看脉。你叫过一个宫内老公公来，教他拿了一根大红丝线，却要百丈之长，里面那一头放在万岁爷的脉上，外面这一头递与贫道。不是贫道夸嘴，可以包看包愈，万寿无疆。”尚书老爷依他所言，逐一奏过。即时准了，连忙唤了一个老公公，递出一根大红丝线来。张蹦蹦接在万岁爷的脉上抚摩。九重宫里，龙

颜大喜，百病消除。怎么这个道士竟医得病愈？原来紫金葫芦儿里面的真性，借着这根大红线儿，透到了心窝内。号脉只是个衍文，故此传流到今，都说道：“太医院号脉是红线脉。”这正叫做以讹传讹。世上的俗说如此。这佛爷爷的运用妙不妙？张三峰的过付高不高？

却说万岁爷尧眉转彩，舜目重明。顷刻里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万岁爷升殿，只见：

秋风阖闾九门开，天上鸣鞘步辇来。万乐管弦流紫府，千官簪佩集钧台。华霄云雾凝仙仗，南极星辰入寿怀。既醉太平均五福，明良赓载①咏康哉。

万岁爷升殿，两班文武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不胜之喜。圣旨一道，宣上礼部尚书老爷，钦赏彩币金花，特进宫保。尚书老爷叩头谢恩。又有圣旨一道，宣道士张守成。都说道：“这道士今番时来运来，受用不尽。”那晓得这个道士先前去了，满朝内外那里去寻个张守成？就是满城内外也没处去寻个张守成。圣旨一道，敕封大罗天仙。仍着两京十三省大小衙门，如遇张三峰到处，许指实奏闻，以便宣召。张守成只作不知，跳在半天之上，回复了佛爷爷的话，归到名山洞府。

佛爷爷一道金光，又来到西洋撒发国宝船之上，见了元帅。元帅说道：“昨日承国师尊命，五十名铁甲军拿住那个金毛道长。那晓得那个道长又是一个王神姑。”国师道：“怎么又是一个王神姑？”元帅道：“只得一副披挂，皂罗袍，白玉带，束发冠，那里有个道长皮儿罢。却又不是一个王神姑？”国师老爷却把个先转南朝取真武爷的真性，收服了这个金毛道长，后转南朝送真武爷的真性，敕封了张三峰各件的事，细说了一遍。这一说不至紧，把二位元帅吃了老大的一惊，都说道：“有这等的事？国师老爷有这等的神通？”马公公道：“终不然南京移在北京去了。却不知北京城里，比南京还是何如？”洪公公道：“北京城里，不知司礼监做得何如？”侯公公道：“北京城里，不知我们内相府做得何如？”王公公道：“北京城里，不知可有南京的烧鹅、烧鸭、烧鸡、烧蹄子么？可有南京的坛酒、细酒、璧清酒、三白酒、靠柜酒么？”

三宝老爷道：“你们有这些闲讲，只说这个金毛道长，怎么不见了形影？”

赓载①——载歌载舞。赓，续，和歌。